

典型教友村？

岑里

岑里是廣西東南山區的一條貧窮的村落。她的窮是根本的窮：沒有耕地、沒有水源。幾年前，頭一次走進村裏，但覺一片灰黃，到處破破爛爛、亂糟糟的；幾棵營養不良的瘦樹疏疏落落的穿插在屋前屋後。這裏家家戶戶大門敞開，屋內的佈置幾乎是千篇一律的：一張鋪了稻草的舊板床，一兩張破板小矮凳，此外便一無所有。屋內外全是泥土地，到處沙塵滾滾，下雨時則會一片泥濘。岑里村到處都是孩子，小小的年紀赤著膊、光著腳，牽了一頭瘦牛，在乾旱的地裏漫步。

「喂，小朋友，今年幾歲了？不用上學嗎？」

「十歲，爸爸沒錢交不起學費。」

「什麼？十歲？我還以為他不會超過六歲呢。」老蒙神父說：「這條村的人，個子比一般人都矮小。」

不覺已是中飯時分，每一家人都熱情地邀請客人到他們家裏吃飯。老蒙神父總是有請必進，但見又是千篇一

律：一個乘滿稀飯的大搪瓷面盆，放在屋中間的矮板凳上，大大小小都捧著一碗稀飯，隨便的站著在喝，不用筷子，不用湯匙，真是既簡單又合環保和衛生原則。戶主還未踏進門，聲音先到：「瑪利亞，怎麼不出來迎接爸爸？……」光著屁股、捧著一隻大碗的小女兒，搖搖擺擺的走過去，父親把她摟在懷裏，不住的親她，把小臉上的粥糊都抹乾淨了。

「呀，老蒙神父您在這裏！還帶來了客人！真不好意思……」戶主立刻把小女兒放下，過去跟客人招呼……

「若望、瑪竇……保祿在那裏？怎麼只掛著吃？有沒有向蒙神父和客人請安？……」三個黝黑、赤腳的小男孩繼續低著頭吃粥。

「四個小孩子！怎麼可能呢？沒被發覺嗎？」客人驚奇地問。

岑里村的小朋友。

Children in Shenli
Village.



「除了大兒子若望外，其他三個都要罰款。」戶主歉意地說。

「罰款高嗎？」

「一千多塊一個，三個加起來差不多要罰五千元，但至今我還未交過錢。」

「是怎麼一回事呢？」客人孤疑地問。

「我根本沒有錢，罰什麼呢？我告訴他們等我的兒女長大了，自己賺錢還清這筆債。」虧他想到這個好主意！

本村盛產神父

一九四九至八零年的三十年間，由於各種運動的干擾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，不但得不到貫徹執行，不少神職人員和教友更因為宗教信仰而被捕勞改，教堂被拆毀，教會團體不知所踪。岑里天主堂和教會的房產，都在一九五八年大躍進期間陸續被拆毀、搬走和賣光的。

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又再重申，可惜，當時岑里天主堂已經無踪無蹟。數百名教友感到十分難過，他們在自己的屋內佈置了簡單的祈禱所，大家擠在一起唸經、禱告。

一位年長教友說：「近年來，蒙主降福賜恩，我們榮主救靈的心情更熱切了。看到其他村莊都開始復堂了，連沒有教友的鄉村，也建起聖堂來了。為什麼單單我們岑里村建不起堂呢？」他接著說：「教友們心焦如焚，我們村裏不但有一位九十多歲的蒙子文神父，近幾年來又出了兩

位年輕神父。教友們經過多方面的討論後，決心把村裏的聖堂重蓋起來。」

岑里的教友們首先組織了一個五人籌建委員會，發動教友捐款、集資，並向附近各地的教友團體求援，很快便籌得人民幣八萬多元。其中一位籌委說：「我們就在這基礎上，經本堂神父與教友們多次商議後，劃出聖堂的規格：長二十米、寬十米、高七米，以紅磚、鋼材和水泥為結構。在九三年四月八日正式動土興工，中間曾因資金不足而停工一段時間，終於在全能的天主和各位兄弟姊妹的合作下，九四年七月底，岑里天主堂全部竣工落成。」

最值得岑里教友驕傲的是他們中出了好幾位神父。一位岑里元老說：「我們村裏的首位神父，比我還要年長，他就是大家都熟識的老蒙神父。老神父於一九二零年進入貴城修院，二三年轉往南寧讀拉丁文，二九年往馬來亞檳城攻讀神哲學，一九三六年回國晉鐸。老蒙神父曾在賓陽、武鳴、上思等地方傳福音。一九五一年因宗教信仰被捕入獄及勞改。七零年獲釋回家，在生產隊靠工分度日，且一邊撿糞一邊看顧教友。」

八零年代宗教政策落實後，老蒙神父便正式在岑里村恢復他的牧靈工作。當時在賓陽、武宣、柳州、貴港一帶只有他一個人在奔走。他不但陸續在各地恢復了天主堂，還培養了首批修士和修女，使教會有了繼承人。岑里的一位女教友說：「這幾年來，老蒙神父把精力都放在三塘、標塘、水井桐、岑里幾條村中。今天岑里天主堂得以重開，老蒙神父的功勞最大。」

岑里村出的第二位神父是蒙家德。一九四四年畢業於雲南昆明神學院。晉鐸後，在修仁二排天主堂服務，熱心傳教工作，設辦學校，發展教育事業，深受教友愛戴。五零年代初，卻因信仰問題被捕，後不久即在牢獄中逝世。目前在桂林天主堂任本堂神父的蒙善和，是岑里出的第三位神父。他在老蒙神父的悉心培育下，於一九八三年進入中南神哲學院，八八年畢業晉鐸。現今在廣州教區服務的蒙偉康神父，也是由老蒙神父所培育的，他成了岑里村出的第四位神父。蒙偉康在中南神哲學院攻讀時，由於廣西教區無法負擔他的培育、學習費用，而轉入廣州教區。

教友帶來了福音的種子

天主教在岑里村有相當長的歷史，據悉清光緒年間，岑里村民蒙祖函（即老蒙神父的祖父）任村小學教師時，爲了村中的事務，經常前往縣城並出入於官府之間。在一個很偶然的機會，蒙祖函認識了法籍傳教士黃永璋神父，以後便接受了信仰，且和全家人一起領洗加入教會。從此，蒙祖函便開始向村裏的教友、左鄰右里等宣講天主的道理，於是信友便逐漸多起來。

法籍黃神父非常喜愛岑里教友，經常抽空到岑里探望村民，並利用蒙祖函家中的廳堂爲教友舉行彌撒聖祭。

二零年代初，由於教友人數不斷增加，蒙祖函家的廳堂不能容納這麼多人，經過全體教民的商議，決定蓋建第一所天主堂。當時蒙祖函的兒子福生（即老蒙神父的父親）擔任了傳道員。

一九二五年，岑里首任本堂是東津師夏村人甘純一神父。可惜，甘神父在岑里沒多久，即患病離開岑里，後來死在貴城。第二任本堂是八塘高嶺人姜渭賢神父，他在岑里只服務了兩年，便被調往桂平備修院工作。第三位在岑里當本堂的是玉林高峰魚塘垌人藍神父，他在岑里服務的時間比較長，後更在岑里病逝。

上述三位神父在岑里任本堂期間，橋墟標塘、東津師夏村、武樂下江等地的教友，每逢大瞻禮都來到岑里，濟濟一堂，共慶瞻禮節日。

一九三五年後，岑里教會由法國巴黎外方傳教會士接管。不久即大興土木，蓋建了兩幢樓房，除了神父宿舍外，尚有傳教室、辦公室等等。後來也有三、四位修女來岑里天主堂協助傳教工作，至使教友人數大增，四零年代初全村已有教友超過五百人。

蒙神父給教友講道。

Fr. Meng
preaches a
sermon.

